

續

耆

舊

續耆舊卷百十三

西園唱和諸子之一

張河內起宗字元友一字尊山諸生鴻儒子也康熙辛未進士知河內縣而不耐繁劇請告歸詣著有高梧閣集河內少受知于果堂然詩作七言近體過多此在近人大率紀之

雜感

花事愁中過如天未有春月怜孤館客人薄
異鄉身眼力抄書損家音望雁頻不堪
遙憶舊無語泪沾巾

靈隱寺

漸引湖光去還招山翠來峯頭瓦欲下雲脚密難開苔锈千岩佛
鐘鳴萬壑當登臨饒且健猶擬上層臺

壬午閏六月廿五日感懷示烟兒

予一生艱苦備嘗自審非富貴中人故知止足以樂餘年然
自歸里後僅閱二載有每遇事不可以情恕理遣者幾至無以
解愁而輒鳴之于詩用示吾兒識之蓋古人有自為行述
無撰記者往稱其達觀曠致比之元亮司空子則無往可
述無事可傳但詩成脫稿正不可忘此中艱苦也

灰心久已戒貪嗔顧影空餘夢幻身飢附飽飈官舍僕翻雲覆雨
故交人長官有意窺靈实冒月無情似越秦早晚兩衝打鼓罷
分明傀儡弄衣巾

無端致訟有不可以情恕理遣者紀之以詩

頽然自放一衰翁煩惱多因不啞聾入眼風波隨世態驚心物候
幻天工米囊昨夜雷轍破杜宇連宵雨染紅閉戶只如守淨土庭
除洒掃備書僮

續耆舊卷百十四

西園唱和諸子之三

陸文學鑾字上貢一字松鳩明經鑾族兄也詩名亞之當日称小
放翁松鳩之詩在缶堂靜軒之間缶堂次子即松鳩增松鳩廉
靜人也身後貧甚遺集歸其壻今不知所屬予有其殘稿錄之
次念蓼贈移居韻

卜居仍借賀家灣喜得高霞兩字頽豈是簞瓢巷以內敢云兼葭
水之間烟收齊舉湖頭網雨霁微開屋角山共坐樓中君莫厭白
鷗閒看日幾還

徐文學志秦字遜三一字慧江家居桓溪少為李丈果堂所知谿
上詩派明為陳后崗呂中甫而吾家兼山靈士繼之逊三又繼
之逊三多病屢試不遇快、漸劇竟不起星則訪見之未達也

度錢唐

一江春水綠生波，勞動舟人趁曉過。
旅思方從吳地起，鄉心挾似越山多。
孤樓倒影低于樹，獨棹垂風去若梭。
撒網更看漁者樂，先占雨氣自披蓑。

李文學謙字六謙，一字豫伯，四川綰臯峯櫛孫也。少受詩于諸父，為麟使壻，西園唱和之集六謙其一也。政著有春及堂集，十無後以從孫昌昱承祀。

舟過吳季子挂劍處

河梁寂、鎖閑門。公子豪華跡尚存，劍氣已存蒼樹沒。
荒臺仍帶夕陽痕。

續耆舊卷百十五

證人講社門生之一

董太學元晉字靖之一字旦菴舉人允璠之子也董氏自天鑑先生以來世以孝友傳其家吾鄉搢之萬石二氏至于躬行不求人知蓋有得于尊人事尊天道之教詩著芳谷集四卷

閔思

墮草無端綠庭花偏校紅高樓一以眺明月照東空宵夢多山外朝華似鏡中音塵不可問進燕若為通

題越王廟

六千君子怕圖雄廿載行成黍掌中劍術慣來姝女技葛絲犹苦婦人功原知鹿走蘇臺上不信雞桶角水東終古蕺陽貴廟裡長廊猶捲陣雲紅

孺人謝氏緒芝鎮海縣人知固始縣歸昌女也有賢行

寄外

積雪無如昨歲多今年臘盡更如何夜深寒色侵衣冷少向風前抱膝歌

事都從病裏支積愁豈敢忘君知祇緣繞膝還双女莫忘明珠賣妾姿

姬人管氏惺雅為謝孺人此愛相和

奉寄郎主

握手別微言幸不忘肯教方寸染風霜無家莫再輕彈鋏東國于今少益嘗

續耆舊卷百十六

證人講社門生之二

董文學孫符字漢竹一字桃江諸生道權長子也江北董氏自明季顯次公称北董別以天鑑戶部為西董及兩家子弟在證人講社亦以西董北董別之至是蓋三世矣桃江稱北董而天鑑長孫旦菴称西董于通家兄弟中二人最長各有詩名桃江為錢蕡菴徵君壻及其諸前輩唱酬邀遊閩粵之間以至皆有集其人朴直厚重詩亦如之

送友之長安

世情日以薄展揚念長途說項空知己依劉豈丈夫遊行有母在早客為飢軀囑爾毋工瑟燕人亦好竽

朱柳堂楊祈修兩先生至遇訪詰崔

論古多在駕並馳雙筇過我坐移時欲來禾黍歌中淚似續連昌
宮裡詞霜染江楓紅已遍看殘籬菊愛還誰牀頭風雨來今夕拂
拭青萍看陸離

董文學胡駿字周池諸生道權次子也其人醇雅修潔嗣、梧竹
之選終日焚香嘯咏顧舌耕者四十年而晚发卒以貧死圖書
鶴散失少弟孫籥收其遺詩今漸不可問矣

貢柑詞

仙霞嶺畔路崎嶇簷簷來費萬夫為問官家何急責柑刻日
到京都

冬來早晚穀登場躬作身充分亦當差勝端陽貢新荔農忙時節

稻田荒

續耆舊卷百十七

證人講社門生之一

陳大理汝咸字華學一字晦廬翰林錫嘏子也其傳已見鮚埼亭集十六卷神道碑內茲不錄

常州道中口占示張萼山

侵晨襍被上征車遙指常州路轉迂廩有危橋舒凍足尚無旅店
息微輜層兩紫帽迎風穩双套芒鞋踏地虛如此客途真未慣幾
回東望憶吾廬

曉渡沂水

朦朧斜月曙星殘藥餌和丸當早餐曉色漸分人影亂風聲慣飽
客衣寒虺虺瘦馬愁霜謁約暑溪橋怯路難何自故園茅舍穩閉
門高臥日三竿

壹城大雪次韻

晨光初動眼模糊自啟双扉看西園未辨雲根天欲合潭疑月色
影全無空庭點破行人跡老樹枯殘寒夜烏不是山陰乘興客如
何飄泊一身孤

謁岳廟

岳廟荒城裡巍峨儼帝宮神威臨地肅皇氣其天通漢柏龍形古
秦碑鳥篆空寫輿曾過此不是為東封廟中有寫輿

風動石在銅山上攜三忠姓名陳士奇陳瀆黃道圓也

何年鞭到故留踪袍笏吾將拜此中飲羽醉歸真避矢點頭頑化
似因風幡幢動處聞蟬語鱗甲春秋時想漢公石上依稀數行字我
來磨洗認三忠

洛陽橋有感

我昔披閱廣輿記中載端明作橋事草檄遣卒借海潮醉覆題封
一醋字酉月廿一神示期是日海潮果不至水淺璽石克底績民
到于今受其賜及讀鄭誌蔡錫傳檄文錫構非襄製襄為造創錫
重修時代更易逾十世石摧頽兮蔡復來端明早已勒石示昨過
洛陽訪遺踪祇有專祠祠忠惠別塑一像夏將軍云即當時廣檄
使反疑再來祀失真故將子特寄置今春翻閱何氏書與鄭誌
載却無異何以泉產記泉迹豈容虛假貽後諭據因伯生悞編纂
人知其一不知二大嘆當年利濟心衰草荒烟同廢弃或訝檄神
事跡太神奇君不見孔子廟中有修器祭鍾離意

猶詩選二

康熙癸巳七月奉命致祭舜陵山中猶長率男婦數十人
齐來瞻謁相和而謌詣其歌詞云是前使臣宗承高公改

製其中句多有舛訛回為作絕句四首一章授之俾知天
子神聖恩及遐荒凡屬猶民惟有晏安作息歌詠太平庶
幾康衢擊壤之風復見于今日云

漫嫌我種有槃王喜得家居舜廟傍天子萬年行祀典呼男挈女
沐容光

生長山中作善民男耕女織不辭辛太平時節家樂聲鼓吹笙
頌聖人

續者舊卷百十八

證人講社門生之一

董永昌雲字山雲一字復斋諸生應遵孫也由太學生知房縣累官知永昌府致仕其傳載鮚埼亭廿八卷茲不錄

渡潞江

歷盡蠻方路重來古渡濱流江呈地險村野見天真大樹覆茅屋
小舟繫綠筠桃源隨夢有若個是秦人

宿摩蒼山頂

來臥最高頂俯身山郭低帳開雲出納樹隔月東西不避虎狼迹
偏愁猿鳥啼淒其萬里外歸夢未全迷

庚子二月晦日絕糧

勾留漸薄宦不食似于陵人嘆徒茹蘖我懷若飲冰北門雖豆歎

東郭悔無蓀未諳籠紗句鐘鳴飯後僧

續者舊卷百十九

證人講社門生之二

萬學使經字授一別署九沙九世為鳳陽府定遠縣人明初從龍功臣斌之後斌之子鍾以世襲始為寧波衛人鍾子武弟文相繼襲指揮使王事世號稱四忠者也又世四而為中府都督同知淮安摠兵表以儒將私淑新建之學世號稱鹿園先生者也又二世而為左府都督僉事福建總兵邦孚是為公曾祖生戶部主事泰為公祖始發其世戚為寧波府鄞縣人戶部八子並有名而殊尤者三人其一為公擇先生斯選其一為充宗先生斯大其一為季野先生斯同公為充宗先生子初鹿園先生葬于杭之西谿及充先生開講于杭遂以守墓定居故公長于杭少隨諸父讀書南雷黃子方移證人書院于鄞申明義山之學

公擇先生最称高座。公負劍侍于席末，豫于格物博心之教。諸父著書滿座，公不暇外求耳濡目染已成學海。一切世俗之帖畢不得至前，此固非下戶小生之所能望也。于是授三禮說數十萬言于母父正符先生，斯禎愛尚書說數千言于從兄言，又授闡佛之說數萬言于公擇先生，此其經學也。受明史紀傳三百卷及歷代史表數十種于季野先生，受明史綱目及崇禎長編于從兄言，此其文學也。而公又叩性理之學于應徵士嗣賓，求隸原委于鄭君谷口，參攷通鑑地埋之箋釋于閻徵君百詩，其博且精也。公成康熙癸未進士，選入翰林，是年公高第今大學士海寧陳公亦同典省試，且同館衣冠以為盛事，尋授編修侍郎桐城方公時以株連之禍被禁，莫敢保出之者。公奮然送狀西曹，遂釋之。此其友朋急難之義也。尋主山西試事，今尚書。

太原孫公嘉淦從公問學一見推挹卒成冠儒此其知人也尋
視學黔中廉俸稍優九宗五族之中隨分施之此其仁也又根
政還京忌者中傷之遂有通州修城之役此其不因人熱因以
取戾者也公之歸也家既蕭然如布衣買此作隸字得錢始朝
夕于是增布補充宗先生禮記集解又數萬言春秋定哀二公
未畢又續纂數萬言少嘗取從兄尚書說輯成一編至是又整
頓之以成萬氏經學從兄明史舉要未畢續纂二十餘卷又重
修季野先生列代紀年以成萬氏史學又輯九沙分隸偶存此
其晚年著述之目也公雖布衣蔬食而見義必為未嘗少衰蒼
水張公墓道將圮公竭力修之蒼水公固充宗先生所葬公于
止已重九必為設祭此其繼志之學也雪竇山人之集為入站
得冒以為其先人之作公購而出之并訪其南屏埋骨之所此

其表彰先正之苦心也嗚呼公之立身本末如此而吾讀年譜
此載謙之不肯盡及也此予表而出之其誰更表而出之公年
七十有八而其同年戶部侍郎仁和趙公最歟以公應詞科之
辟格于部儀然公亦本無意出山而三孔開局宮詹臨川李公
又欲荐公使之成其父書予知公必不能就代為止之顧公之
抱恨以卒則予又有大痛者公雖篤老而神明清潔步履康健
飲酒尚可數斗猶時一為人作隸字自去冬大火靡有剩遺充
宗先生未刻之書如禮記集解春秋明辨皆燼焉其他秘抄之
本不可數也公于是終日涕洟眠食俱廢是以爲負罪先人擬
之夷伯之震而馴至其病不可起公爲人從容大雅不激不隨
尤喜引披後進其于物色編修杭君世駿于髫年以爲鄭漁仲
之流荒落如予公引爲忘分忘年之契吹噓不啻口出晚年大

火之後而故人沈峙公之死貧無以殮公為之遍告有力者以
賄之其古道若此嗟、老成凋謝粉社黯然又豈僅哭其私
而已哉

東吳人欽陽

火焚九沙八十年老照幸留老臉倚君圖惟肖許我畫到期顧百
歲時奚覩面目纍、增嘲笑

硯銘

果識字一研足歲丙申得丘玉廿年耕期歲熟今被焚田不穀幸
宋文償我欲蕉葉螳螂腹仰老農守境堵

董繼部允靈字雲扉一字梨山諸孫應遵孫也繼部二兄長為國正學正次為永昌守皆和平長厚而水部辟腐風發其才咄咄逼人以明經知臨漳縣臨漳之賦不征于官有大戶者司之大戶下有中戶分統諸都閭一歲中有司所需用或一二萬金或三五萬金皆就部民正供之數增而取之部民顧甚不知其何以有此多貯也而司其事者之中飽與官長等繼部至盡汰之豪强者恨甚而積年之患以除其詛蝗也蝗忽盡化為小虫但食柳葉不食未嘗遇電祝之電忽不入境聞者以為神而繼部曰是偶然耳入為繕部是時朝政不潔自大卿以至諸卿皆吏胥為之橐橐不敢加譙呵也繕部惡之思革其習一日吏白事指鹿為馬繕部詰之首伏欲杖而斥之同官爭庇之繕部怒白之大卿大卿亦依阿既不能以繕部為非其心實欲護更良久

不訣繕部益怒頭髮上指目眴盡裂大卿內媿薄責謔之時繕
部方有疾特以吏故強入部憤過甚疾反劇臨終張口曰城狐
社鼠何日廓清蓋其卒也頗類晉之王孫云此著有筆言萬編
編修九沙曰雲扉生平重然諾慎持其性伉直而不偽于道真
可計久要者

演鈇冠圖

一陣西風透骨寒煤山草樹盡凋殘明知不與吾生事看到傷心
也泪彈

遇眼悲歡使逼真釀成斯禍一何因問言八股能亡國漫把科名
尚傲

續者舊卷百二十

證人講社門生之一

萬磁州承勳于予年長三十餘歲顧序中表兄弟之誼甚篤予嘗為作墓銘即錄之 萬氏于明為世將而自鹿園先生以後

又先以講學世其家乙酉以後喪其世將之職顧益講學從黎州黃子遊為當世魁儒時稱公擇充宗季野三先生者也三先生有從子曰言以古文著時稱管村先生者則西郭之父也西郭家門既極盛而又為梨洲女孫婿肩隨老少涵濡于問學耳聞目見總非凡近故西郭之少也進則思為學者退則思為文人儒林藝苑以為平行可造而不知其厄于遇也管村修北明史忤貴臣出會五河罷官論死于是狂走數千里告急于父之諸執友得金論贖又為恩少所賺以去哀集再三始得贖其父

以歸江湖之間遂有萬卷子之目其生平所自許則荒矣家無一隴之植衣食且不給年過五十固甚會有荐舉之例浙之大吏以之充數其老友鄭義門止之曰西郭欲行道耶恐今之世未易言也若但以博祿耶且媿其家殺矣况西郭荼苦一生其資于有力者不少一旦得官不答則負恩欲答則力不赴進退失據不特無以持報國也于是西郭辭檄不得竟入京忽沐殊恩用為直隸磁州牧感激流涕思為桑榆之補以循吏少展其志力然而年且六十菁華亦既衰矣蒞事三年大吏奏課以最入覲

天子將用為方面西郭固辭乃命之四任故人索通者未能一
副紛紜嗟怨而其子死其孫又死其妻黃恭人亦死臯、之毅
旁午相接西郭亦遂灰心喪氣咄、不自得以沒其此開雕管

村文集尚未舉也嗚呼西郭下帷自負不下于前人充其才器亦可以有成就乃克百不一遂坎坷于患難之中以消其壯盛之志氣老得一官亦或可以稍自表見而死喪乘之是則天之所以厄之者甚矣西郭諱承勳字開遠生于康熙庚戌某月日卒于雍正某年月日子一敷先卒以其從孫在茲為後所著有冰雪集詩六卷西郭之末通籍查田先生感許其詩曰孟郊之流也西郭恥以詩人自域掉頭不答晚而自哂曰我并不復能唱渭城矣又十年其壻張生之祐請予表其墓西郭年長于予且倍以中表通家兄弟之誼推轂于予甚至嘗曰後吾而生死吾而聞道者子也嗚呼予之謾落而無成慙乎西郭期許之意而轉以惜西郭之浪得一官費志長逝也蓋嘗得義門言之至于流涕故身後之文無諱詞無溢語是為表

被底吟

日一、起四更日入行未止灰沙漲帽簷水霜凝牙齒野飯不成餐
野道不成里執鞭手指坼執鞭骨欲死劣馬更顛蹶般傷及骨骼
風火炎痛寐一搔一齒起夜來偏撫摩問是誰身子枉廢慈母心
三年懷抱裡

展梨洲先生墓

分裁墓木約還賒哭罷鶯看萬樹遮烏柏白時紅葉盡滿山十月
放梅花先生命予夫婦種梅墓側

謝陳山學贈襄

十七年為先人患難疚病海內里中行乞殆遍獨憊寒之
具尚有存者今年妻子乏食典賣無餘客斋寒至昔

每誦東野一步一步乞半片半片衣匱自為訕嘲山學歸

自閨中製裘遺我今而後寒亦何畏但愁寒具之不為先人盡也

輕裘遠寄海天寒孤館欣同煖閣看耽去悲風攢入骨双視淺土未曾安

蘭亭尋冬青樹

蘭亭後天章寺前有冬青穴六陵名為穴上植冬青今為寺僧淹没

昔日楊搃燒陵收珠玉今日天章憎梨平竟為屋旁何霧尋諸陵斬盡冬青俱裁竹霽山不再來皋羽不復哭生時諸帝愛偏安死後一坏頻見辱五國城邊遺植寒不封不樹欽宗獨二帝并欽宗南還已焉哉從此到蘭亭冬青冬不青

謁昌平十二陵十三首

長陵成祖文皇帝陵在天壽山中峯之下 永樂

皇陵十二算巍巍壽域天開厯數歸試看北平祀玉鴿如何阻得

雁南

永樂七年七月營壽陵于北宮昌平縣東識者謂北平當王蓋先二陵也

獻陵

仁宗昭皇帝陵在元壽中西峯之下距長陵西北一里其熙

監國危疑百里并一年踐祚惜無成獻陵近侍長陵右問寢依然

未北征

景陵

宣德皇帝陵在天壽山東之下距長陵東少北一里

景陵宣宗章皇帝陵在天壽山東之下距長陵東少北一里

獨除

殺運樂寬仁十載雍熙治象新陵寢雖卑功德大有明一代

昭陽春

初太祖問劉基天象事基謂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

已立直少濟以寬或言

殺運三十未除基曰若使我當國

掃除俗弊一二年寬政可復也

天壽七陵惟景陵規制獨少嘉靖十五年稍廓大之

掃除

俗弊

一二年寬政可復也

天壽七陵惟景陵規

制獨少嘉靖十五年稍廓大之

裕陵

英宗睿皇帝陵在石門山距獻陵西三里廢陵少西

正統

睿皇

晚節悔從前臨沒英明大體全殉葬諸陵從此罷娥眉淡掃

盡餘年帝不豫更分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之其

一東官即位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命分其三勿以嬪御殉葬

東

茂陵

憲宗純皇帝陵在聚寶山距裕陵西一里

成化

一百一十一

天壽七陵惟景陵規

制獨少嘉靖十五年稍廓大之

成光

內監傾危幸不終羣奸左道又相蒙純皇帝下還應悟阿丑誠諧

術未工大學士商輅疏稱罷汪直西敵上怒曰一內監傾危天下

乎中官阿正善諛諧臣于上前作院本有謠諺風一日作醉者酌酒狀前遺人詳曰駕至醉罵人故曰太監來醉者

驚怕帖然旁一人曰駕至不俱而惧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真龍少衰彭時李商輅致仕萬安利吉健相李政省以符水得幸嘗通政司密命訪察百官賢否僧繼曉入禁中得舊其術賜琳玉無算

奉陵孝宗毅皇帝在史家山距茂陵西少北二里弘治

同心四相治從容天下安然帝德恭俯仰山陵私論世孝宗全盛

撫宣宗

康陵武宗毅皇帝在金陵山背負五峯如言蓄蓄蓋名蓮花

山距奉陵西南二里正德

竟不刊

永陵世宗肅皇帝陵在十六道嶺後改陽翠陵距長陵東南三里嘉靖

黃屋青山獨壯哉長生龍駕幾時回一桃夜幄驚天降今日園陵
滿樹裁陽北飛精繼長陵不及高殿明樓皆以文石為砌帝自號
長生殿智布居嘉靖四十三年五月挑夜降于御園左右
云自空壘上喜修迎恩典五日朝復降

昭陵

穆宗莊皇帝陵在大昭山距長陵西南四里在定陵之南東向

隆慶

贈陵樹木未全刪指點明樓瓦碑間誰念九重臨御日好修宮苑
造鰲山御史魯仰成言陛下取戶部銀畫以供造鰲山修理宮苑花楠龍鳳歇韞架傳造監匠玉盆之費使羣小因而乾沒為聖德累不少帝怒命錦衣衛治杖百降為偏政明樓為

定陵

神宗憲皇帝陵在大峪山距昭陵北一里在康陵之角東向萬曆

流賊焚

福至藩邸甫遭焚寢殿旋來恣寇氛冒月可怜存沒慘獨留無恙

貴妃坟

殿廡門為流賊所焚僅餘江牆一週植木丹畫萬貴妃墓

山西按崇禎本紀十七年三月甲辰賊陷昌平州焚十二

當陵

編謂諸陵其被焚者實止昭定兩陵而本紀云然者恐當時搜塘掘爲冥雜亂亡之後無人改政也

陵被焚者實止昭定兩陵而本紀云然者恐當時搜塘掘爲冥雜亂亡之後無人改政也

慶陵

光宗貞皇帝陵在天吳山西岸之右距昭陵西北一里

奉昌

即位方將善政誇未經一月晏宮車至今傳說埋龍地倉卒來尋
景奉窪

景奉窪先是景奉中建為壽宮英宗復辟景奉而葬西山之麓陵基遂虛光宗上賓既遠倉卒不能擇地乃用此為

陵

德陵熹宗哲皇帝陵立擅子路距永陵東北一里

逆孺妖孽古無倫帝獨能全夫婦恩國变搃房殉節苦憑誰收骨

祔陵

忠賢欲遷中宮父張國紀諱立侯王為不軌以興天獄謀立王繼於、曰主上凡事墮獨于夫婦兄弟間不薄脫

有更吾族無照類矣忠賢乃止

思陵

莊烈愍皇帝在鹿島山口一里崇禎壬午田貴妃薨葬此營建未畢而甲申都城失守四月三日賤以帝后并

墓內移田妃于右帝居中后居右以田妃之櫛為帝櫛

斬蓬覆而封之門外右為司太監王承恩墓以從死附焉

帝星移度日無光定志身從社稷亡陵到十三陵制變猶堪面、

見高皇

崇禎十七年三月壬辰鉞天監奏帝星下移二月後四川日月無光勸按十二陵俱天壽山左右迤

埋而下入大紅

門北望享殿明按歷，在目淮鹿馬山由昭定二陵西折而南自為一城大紅門內望之不見

西郭論詩極嚴刻意求為詩人之詩然而妙造非其心志天分限之書卷亦不足以副之也既仕尚有勉力集則益無可采者幾乎不復能唱渭城可怪也

續者舊卷百廿一

證人講社門生之一

范泰寧廷鍔字質夫一字呐齋知延平府光陽長子也少有幹畧以管樂自命延平案牘多出其手其後知泰寧縣称能吏太寧有函綱巾先生墓事見李徵君元仲集故義士謝翰此葬也呐齋以其地窪濕故築之城東建忠義亭且亭碑焉論者以為不愧姚江黃氏之傳撫軍陳清端公諱墳首荐之會以病卒子從徹與予同館最相得

呐齋跌宕之才擅蒲一擲百萬兼喜挾狎之游故其詩有雄氣亦時作綺語梨洲亟称其才亦最賞其詩其在講社中別成一格此謂不羈之才也

兔火

誰傳鬼火是清明，豈有兵荒恨未平。
百年寧後死，誤人千古是長生。
黃泉絕少憂時淚，白骨空留蓋世名。
昨夜將星如斗大，甬江隕落竟無聲。

天水即事

雄邊重建數秦州，一劍千詩汗漫游。
天水已無宮月照，沙場犹有陣雲留。
突來猶鬼心偏壯，出漢書巫蠱傳似狼亦似狐能傳
詔往來則耳人財物秦亂人多紀之余
月下兩見之縱去人熊氣未收熊有人狗猪馬之別
不能為害人者為最大人不能捕嘆息十年
前到此書生何必不封侯。

豫讓橋懷古

晉陽城頭三板濕，趙氏君臣皆喪魄。
一朝韓魏不同謀，輔果改姓潛其跡。
歎一強鬼哭頭顛，千載賢愚喚智伯。
漆身吞炭獨何心，廁中袴畔頻相格。
仇人未殺恩未報，徒然死耳終何益。
甘以七尺報

知音外此間情都不識。英風奕、起悲思漸離。舊是燕丹客君不見。衣穿履決山澤癯。餓死不受人憐惜。生平既無一飯恩。夜安眠魂帖席。

寒食登千佛山回至大明湖小飲遇雨

春色深如許。羈人迥不知。山川真萬友。花柳是新詩。古塚黃錢少。空門白日遲。客顏容易醉。况在斷腸時。

折獄

鬻獄原無論。誰為折獄人。情因閒霧得理向。靜中真案積刑多。濫年深富亦貧公移昨日到先死是親鄰。

宿長山

寒天倦馬宿于陵。懶上危樓第一層。好向無踪悲社燕。雄心欲試咲藏鶯。誰家鼓送折歸婦。何處鐘磬托鉢僧。幾度經行人慚老。醉

揮青淚忽成冰

自閩嶺達于天津凡耳聞目見及公有此觸即成韻語其祠
極鄙其意或以風也

客心原是亂雲堆分水閨前哭欲灰不肖兒方別母去多情山已

望郎回

分水閨在江石閨中分界之地山上危石特立宛然如婦人擔子遠望者譬如依然衣裳酷肖土人名其石曰望郎回

三週兩歲小了頭腰繫長絆走不休儂亦有兒初學步如何拋撇
坐孤舟

三分筋肉百錢難魚辦年來價不低只為郊勞上客帑錢領出
用如泥

掀簾一嗟禹城東遇客心痴眼欲朦儂自敝衣塵土面不知大地
有春風

寒食苦雨

樓臺纏綿臥龍山 抱膝堂開第几澗遙望人居
圖畫裏誰怜心在水雲間 風來密樹彈清瑟
雨過前村浴翠鬟消受一爐香篆冷昨宵得句此宵刪

立夏日登臥龍山

無計留春任跡之啼鶯偏坐最高枝臥龍咫尺明山路獨立斜陽
倦不支

淺水殘霞新月冷濃烟密樹晚風間分明一幅倪迂西寫在深春初夏間

弔上書人

乾坤許大竟無人一疏批鱗力萬鈞未必布衣肯袖手從來傑士不謀身妻孥決別情偏暇名姓流傳記未真慳雨育風誰作惡孤

臣泣血洒車塵

謝疊山先生賣卜霧

建溪驛橋頭有宋謝疊山先生賣卜霧遺詞久廢斷碣無存綏安名宿何江村東鐸茲土特樹碑表之并賦紀事時方讀紡綬堂集即效其體

塵懷病荒少新詩敬為先生一贊卜世十年長有恨為臣為子兩無疵死同孤行般亡後事異君平漢在時嗚咽即憑橋下水子規啼罷雨絲々

長橋古廟已荒烟誰樹封碑表若賢兀坐寒毡舒隻眼共流熱淚足千年文山前死原無異夏貴多生割可怜却憶游踪曾遇此西山凍雪滯歸船

丙網巾先生新墓成誌感

主僕何為者相依西網巾誓存一代制恥作二心人生死無名姓
艱貞泣鬼神至今溪水碧猶是血鄰、

謝生賢達士負骨葬松窯不恤危疑甚應知慷慨多高風洵足式
瘠地奈之何華表今新築良霄鶴可過

續耆舊卷百廿二

證人講社三張之一

張孝廉錫璜字志呂一字漁溪大行士墳長子也早喪父母陳儒人為葵獻女弟性端嚴罕渝色孝廉以率教得其懼心與弟錫璁最友愛講學論文出入必偕垂老猶同爨詩古文詞研磨工細慈水姜湛園嘗以英絕領袖稱之康熙辛卯試北闈湛園應主試孝應不過其門卒報罷及湛園非罪死獄孝廉哭之慟曰公不私我况他人乎又十餘年始以歲貢登甲午賢書孝廉于詩文外喜琴書奕然善書画且以母病善醫人賴以活顧不以一長自衒即言笑亦不苟舒臨終整然致別多人向其子縷持躬處世諒囑以讀書不可不講道則其子講社得聞證人之教而能致力于淡泊寧靜者已深也詩稿前後竄易雖已刻者

猶刪改茲多錄其未改刻者子清永寧永興予善寧永向同硯
席今助予採詩為有功于是集

登千丈岩下瞰瀑布歌

何年雷斧鑿山巔轟雷萬古摩青天我聞狂喜覓僧伴芒鞋布襪
行踰躡嵐深滑磴蟠蛇曲松濤張凌毛鷺須臾壁立青雲梯脚踏
洪濤千丈懸白虹渴飲奔陰壑神龍情墮噴飢涎晶盤驥珠散蛟
宮瓊膏玉屑瓦藍田封姨醉舞崙崙雪馮夷怒激銀漢泉下有澄
潭搖空碧層崖滴翠鳴濺、狂飈倒捲綠蘿帶朴面寒雨迷蒼烟
亭午日射幻精光晴電縹渺朝霞鮮九采灼爍蓬島氣疑有羽客
燒丹鉛乍瞰驚魂落花絮貪看双足忍針黏孤松解言立若側虬
枝獨偃扶危顛安得長空面絕壁終日笑拍洪崖肩嗟乎山神好
高何太酷故使峭絕愁寅緣鞭山驅水五丁力胡不移置妙高前

老我此中臥白雲長嘯。臨風聽潺湲。予聞匡廬瀑布天下美。黃山
水簾多神仙。雁岩龍湫最奇絕。不識其之誰。後先囊中五岳行。須
製脚下雙履。何時穿名山。半落招提內。唉謂老儒宜。涉禪歸未解。
脚投短榻遠岫忽暝雷。雨達山靈有意震餘響。空橋一夜驚高眠。

贈南海陳元孝

湖海豪風自軼羣人傳忠節。有清芬先碧血。悲黃壤。孤子丹心
望白雲。尊人明李死節吳市久藏高隱士。霸陵誰識故將軍。曾授錦衣指揮馮
君為詰家司馬遺事淒涼不忍聞。

寄答范質夫次原韻

我正思為客。君何渴欲歸。極知行路苦。其奈守株非。鬚鬢年來逼。
毛錐事業微。飢鷹愁架上。誰與解縳瓦。

鄭寒村先生將遊蓮蓬山觀海招同人過半生亭有詩見示

即次原韻

先生胸自足
風光花落花閒坐
草堂白髮何須歎
蓮朱顏猶得見
常相、相將舊雨幾人到
又逐閒雲一片忙
此去文瀾增壯闊
休言筆墨看抛荒

李東門招陪鄭寒村先生用王右丞鄭通州相遇韻

相違已隔春鶯見
白頭新筆墨兼三絕
風流屬半人老恩視後輩
病喜得閒身肯共携游
檻村酤尚不貧

輓姜湛園先生

千秋人物起衰靡
山斗羣瞻著作師
何李費才真自枉
曾王平造不須疑
公論韓蘇文天分高
雖學曾王人皆可到
清溪花泛看蚊擷
上苑鶯啼社鼓吹
幾向藝林餐秀色
于今蘿襯望誰治

端為誰塲請托行矢言
寧敢負官評上謂公居官清硬
誰云市冕疑難白

到底青蠅玷易明
黼座悲吁和日慘

上聞公及莫息再三

闔扉魂啸逐風清
楚些悵我湖塋上

非復題詩笑語般

有莫作題詩贊歸時笑語頻

句之

謁慈湖書院

範軒落萬緣寸心生百感
光明少障蔽靈臺輒震撼
湛然意不提太虛深舒惻指歸
契象山如水流象坎希聖在精神
立懦惟肝胆江南夫子稱微公當孰敢

鄭寒村先生晚年病廢以左腕作渴筆西倍覺蒼秀今風流
不可復得矣進彷為此可希虎貴之似中郎否

梧竹陰、清盡寂水雲漾、碧天虛草堂誰共滄浪咏有客扁舟
罷釣魚

寒翁游戲墨蕭疎時下丹青習掃除遷丈文章遊歷得從知亦

本詩書

光溪為吾鄉佳景游者多以清音樓作山主風亭月館由溪入江別開諸勝而于響岩及賀監高尚宅址發其概秋時冉楓夾岸碧水通舟尤繫人懷予昔游它山云坐久恍游千里畫吟清疑讀四靈詩今鄉夢游即以趙千里法設者綠色画之而所系一詩亦趙靈芝所謂溪流合讓清者也

雨後閒雲作熊飄杖藜貪看度溪橋更覺危座山窓對忽見青帘樹底招

亂洒雲烟唯海獄真傳衣鉢有房山揮毫此外求顛侶草聖三林定抗顏

元季四大家惟雲林古溪天覺叔明子久仲圭輩過費神力

矣不襲羣芳獨標孤秀洵沾謂迂哉予效其迂直儻于逸
大癡筆墨胡妙哉变化寔向荆闕東更唱虞山供皴染相林雲壑
恣徘徊三昧得之信乎是一朝劃然生面開西陵蠅叟精摹寫余
也出藍難脫胎自古名家多超悟色靈粉脂終凡材君不見旭書
亂舞從劍氣翰馬神駿師龍牋

續耆舊卷百廿三

證人講社三張之一

張太學錫璫字豈羅一字韞山大行士壘次子也少與其從弟文學過雲胞兄孝廉漁谿齐名賤性醇厚和平不言而躬行發為詩古文詞皆溫潤雅馴兄弟互相友愛胞兄性仁不耐瑣屑其于家政一切不問租賄貨布皆令太學主之門戶既大應接不暇顧其于枯菀之間消如也已而婚嫁日多勢不支家中落霉之怡然萬編修九沙嘗曰韞山少年可謂富而無驕及其老也可謂貧而樂其居家如姜肱其待人如陳實雅控觴政風流蘊藉竟日不倦然未嘗有失言失笑蓋梨洲再傳高弟能以善人之資成君子之養者也宗正王公國棟持節至鄞特旌其閭曰田姜遺美年七十卒所著述有二十卷太學五子長學齡次

祚永次卜世俱補諸生次全斌登康熙

右科舉人皆與予為文字交惟第五子尚幼故予甫冠即得陪
杖履有知己之感焉

太學談言微中不大聲色有長者素不喜予于廣坐中嘗
予太學徐曰豈有以丈人而與子弟爭名者滿座為之絕

倒

聞鐘聲次李長吉官衙鼓韻

白雲山頭落赤月夜靜鐘聲送月出聞來百感俱逼人但覺聲、
愁入骨此生恩怨無時自更向他人訴不得古劍光寒閣無色睡
耽之報滿家國吾愁亦寄鐘聲遠欲聽鐘聲、已絕

同鄭寒村登招寶次章贈韻

吳門逸士同顏叟忘年愛結林泉友戚遠城頭驛海潮半山遺跡

時矯首高樓已駭怒濤雄古洞還驚絕壁陡歸揖主人康樂公詩
成索紙龍蛇走聞君少壯最多才驅神丹篆書蝌蚪又聞秘術授
壺公出入玄功善內守英雄不遇類如此我欲為君後狂吼海波
不動四十年久息狼烟徹刁斗誰識王孫故園思君家奇績符曾
剖吳亡千古同悲酸痛哭厓山逢颶母江左夷吾志若成如君應
亦卽懸肘五家司馬已成仁年空酌南屏酒在昔東南孤島中
五千義士田橫有于今怒氣若胥濤晨夕潮聲隨外酉聽君忼慨
發悲謌英靈自語忠臣後我亦遺恨寫滄桑字句不暇計妍醜乘
風破浪君素心立功異域垂永久星移物換固常有不見白雲變
蒼狗

天眼看限韻當九月廿五夜二鼓

廣寒可通星渚淺太白垂晉金尤捲天道出遠蠡測難條忽幻懸

象顯譬若人情鬱積多喜極開顏怒發喘近來世事偏頗問天
無路翁空撲轉移欲藉冥司權刑賞安得天吏遣即今紈袴盡登
賢入龍文虎嗟命塞高秋感事向新裁半生書帶燭頻剪不料蒼
旻忽有知千古情騰瞬息轉推步從來少厯家傳聞亦不紀書卷
理此必無豈可憑事屬快心何立辨期心虐吏虎翼加怙惡豪強
蚕作繭一時胆落亦魂驚如炬隻眼願長展光明爍爍掛碧空二
十八宿俱敷衍但恐天心人事同法網寬弛令弱賴青天白日偶
潛形昏夜旁門仍乞免颺然轉曉復空冥片刻之明威福鮮

鄭寒村先生半生亭樂成奉贈

天教左筆能書畫人識難行廢送迎巧固堪誇拙亦善病因無可
奈先生

題八大山人西蘭山人號雪舟

大地山河等空舟誰將姓氏記春秋偶然留得蘭孫影尚有清音
一片浮

續者舊卷百廿四

西湖詩派三陳詩

陳文學綸字言如一字鹿山家居萬金湖而學詩于宗正菴之門正菴詩弟子其時推董丈次歎費秉桓而文學年輩先之寥寥者當其論詩得意處雖長者之前不肯少屈刻源舒后村故称宿老然向嗜王李最尊董丈嘗為之言其非欲稍化其門戶之見后村持之頗固文學繼之痛指其失后村之見始稍奪因介之見正菴后村遂棄其學從龍津唱和之集正菴同文學獨論定之雅通經術者有志于先儒之學統碩不得于場屋骯髒以老予嘗謂文學不當僅以詩人名然而四十年以來宗董師友淪喪殆盡不特文學之經術莫有知者亦并不得分詩人之座予詢其後人困厄樵牧中湖上年少不能舉文學姓氏矣董

生乘純為予求得殘集亟喜而傳之雖未足以盡文學之長然
居然宗氏源流也

書詩見

春深草色肥老農勤諮詢節候山鳥催請種不嫌旱雞唱徒炊飯
出門日已杲驅犢囑兒孫蚕暮調飢飽小姑驚蚕蛾隔院呼景娘
不畏露沾衣那顧眉赤掃農桑各有為溫飽皆天道秋冬匿閨門
勞苦寡煩惱願言隨農叟歲月耕耘老林鳥歸夕陽游魚弄輕波
掃石憩橋側農夫負笠過洗足橋下水灌鋤紹濯磨幼兒喜久歸
笑問若則那長兒歸塾中古詩顛倒歌携手或攀肩一、為撫摩
自云日漸永耕田十畝多入門懷老妻新春飲微酡驅雞入樹柵
倦臥不知他

雨霖

輕雷漸遠雲歸浦衆鳥齊名風亦迴花自雨餘迎翠至山從雨後送青來新篁含粉綠衣落紅豈分秧近水載最是田園沾足後早炊村酒遞傳杯

得雨

家、望雨插秧齐雨脚初生山欲迷一夜黑雲翻麥龍半溪渾水沒鋤犁新畲一色平如掌短草無名密似籠閒却桔槔黃犢穩牧童歌後學鶴啼

陳文學昌泗字魯水一字南塘諸生為人敦萬古道質直好義法
言法行造次不苟先君嘗曰吾同人中且以進一齐古先進者
魯水宗獻二人而已魯水此造倍密宗獻所見英多相與高視
闊步非礼勿履時以正議扶末俗后村夫子以為怪而議者
獨心折之東脩此入不足供八口之衣食乃以易傳賣卜巧發
神中至其持論如蜀莊必依于孝弟忠信不徒以禍福休咎動
人卜畢即垂簾焚香賦詩自遣已而其宗獻出游亦無所遇宗
獻卒益孤另歸隱于醫雖鶴衣藿食而歌聲出金石忘其穷也
先君論其詩造以為在康斋月川之間其詩出自陸文春明之
門吾友萬西郊最喜誦之以為一片本色毫無脂粉亦寔錄也

無題詩

由來忠勇誰能敵指日官軍充舊京議主和戎偏有力功堪唾手

竟無成君王自忍捐宗社臣子何勞苦戰爭最是當年羣父老哭
遮馬首不勝情

仲冬始接家信 丁丑五月登程

出門方苦夏日炎倏忽又畏朔風嚴屈指離家半載餘今朝得鞍
平安書昨聞書到心狂喜詳讀書言愁又起高堂白髮幸無恙終
朝倚闌常惆悵嬌兒學步行翻、心索果餌垂空涎門戶支持仗
阿兄醫瘡剜肉勞經營况聞今年秋租薄穀價低昂還未卜種、
情事傷我懷中宵攬衣起徘徊攬衣徘徊亦可聊窗前倏忽雨滿
浦

苧蘿村懷古

欲治強吳訪麗人當年謀國殊能臣越邦尚有三千里宗社憑于
弱女身

陳文學士良字宗獻一字裕齋子嘗為其作墓版文

候魯水不至

陽春忽已晚社燕仍歸來折草滿前岸閒階長綠苔故人不可見

對月空徘徊

續耆舊卷一百廿五

曉山詩弟子之一

董文學正國字次歎一字南岡諸生劍鈞從子也少學于世父之門前輩如錢退山宗正菴周屺公舒后村皆賞之尤工古文精少學詩學杜文學韓顧諤、自許不可一世也生平著述最秘惜誠謄甚固不肯輕以示人予時從之受業先生性嚴生徒不敢妄有所吐而予疏率每問難輒援揚多端相往復時或醉後不檢先生故愛予嘗曰此吾門俊人也惜予老矣不能復與爭也既予求先生集觀之不肯出同學張君寧永乃乘先生他出私啟其篋竊抄之得百餘首詩而不暇及其文也已而先生卒予方在京師及歸其遺集不知所之賴張君所抄得入此選追思當日先生以彭宣靈植待予豈知身後孤負至此為之泣然

早起

斜月在竹外竹裡人家村竹疏弄微風月影直到門須臾月墮繁星散眠鴉數聲淡河漢轉似黃昏月未出輕烟漠漠籠天半

立春

隔牆人語喧結伴迎春去春色若迎來分與庭前樹

美人理新粧問郎宜称祇恐郎言錯回身對明鏡

田家夜發

明月在天霧在地月光霧氣結成寒戍樓四聲五聲鼓溪路千尺百尺灘孤舟逐浪不肯住滿載水聲出烟霧茅屋深林臥者立門外已有人來去

嘲蜂者

高梁后之板屋祇知其甘不知其毒

道陳言如

豈不怨風霜士為貧以使九月秋欲盡堅冰從此始顧君衣裳單
如何達淮渙一絕不能贈慚愧彼鮑子流水不事嘗自載舟逝
使我素心人不得須臾留芙蓉臨水渚天氣正新秋夢中或相見
期我水西頭

望山寺

滿山青翠盡杉松寺在雲深第幾重惟有鍾磬藏不住夜來、自
最高峯

閨詞

北閣朝來刺繡紋綠絲斜度少金針花荷蓮子須臾就刺到鴛鴦
到細心

縫衣曲

西風蕭、秋已分。白日初墜，生浮雲。欲雨不雨，天氣黑。落葉堆中鳴蟋蟀。深閨女子漸知寒，晚向箱中檢舊衣。紈手持刀尺，躊躇久。短長還取舊時看，裁就小腰并廣袖。蓮花並蒂，當中綴紅絰。繫上錦香囊，線釘將金鈕扣。閨中幾日裝成時，披上還愁鄰女嗤。回頭含笑問夫婿，果然此衣宜不宜。

夜赴秦川

出城風物已蕭條，落日寒山送去旆。纔過南塘方二城，恰來北渡正平潮。水波漸急知江狹，月色初明覺露消。一路好山看不厭，時來往往在清宵。

遊岳林寺

秋色在野寺，高林集老鴉。行人隨夕照，看滿到僧家。潭影倒紅葉，江光走白沙。滯人歸未得，隔水看瓦霞。

舟行雜咏

下水舟行速上水舟行遲行遲亦不厭得盡山川奇山川有異性
曲折任所宜一曲水崩迫一折山巔皆乃知天地分直者無以為
日落收帆檣扁舟繫古木人家隔水橋野花間修竹衆客競登跡
我自倚舟軸俯愛江水清仰愛山光綠

子夜春歌

春風三月天開窗罵小鳥何事繞枝啼毅歡常起早

子夜秋歌

白露下梧桐更深坐未歇毅歡莫喚儂、自要看月

三餘草堂讀書同張翹山柴漁山顛倒和萬西郊詩
蒲園竹樹我全耽張仲從來不謂貪明月半庭宵飲且好風一袖
畫眠酣讀書愧未穷經五靈世慚無穀口三何以閉門消永日時

時著論學禪譚

老我生涯四十三封侯無骨亦空談差能兒俗貧無怨惟有宜家樂且耽失學肯教兒輩懶送穷直欲笑人貪新秋良夜思歸去笑語園圃醒亦酣

三餘草堂雜咏

盛夏衆木稠天開亦數尺好日上牆頭無由入牆隙時欲持斧斤斫却閒桺櫟獨留楊柳陰春來看管擲

中庭種芙蓉綠葉田田長遇時花不開無由得心賞花開有幾何色共香俱往何如此未開猶作後來想

游柯山石室

久說柯山好今逢春服成花含前夜雨船載一天星漁舍通松塢人家隔柳汀竹舟遲亦得寥寥有啼鶯

眼鏡

巧匠斲玻璃、法應規輕如蟬鼓翼清似水濺波照眼運雙璧
臨文曜二儀玄珠從可索周象漫施為霧裡看花徹蠅頭作字奇
何須工部嘆能雪子都嗤四目今真見重瞳舊不欺以虛當受物
惟潔足称微出類珠離蚌藏疑燈在惟妍媸隨顧盼用舍適挑宜
常得壯夫笑還令童子譏容成雖胄族毛穎是相知偶上縫人榻
或親老婦機玄功參造化妙用入希夷慎勿喧淫巧珍同席上珪